

抗战烽火中的《平凉青年》

□王文元

昔日不为人所看重的油印报刊，在近百年之后，已经成为见证甘肃平凉青年抗日激情的珍稀文物。这份油印刊物，就是新近发现的珍稀抗战文物《平凉青年》。

《平凉青年》创刊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油印发行，由平凉青年旬刊社组织出版的，社址在望台巷26号，新发现这一份为第十期。从质地品相上看，这份油印刊物，比较简陋，纸似乎是普通农村土纸。所幸保存得很完整。

尽管物质条件很简陋，但所展现的抗战热情却很高。刊物第一版，右侧第一栏为竖式报头。其最上方是刊头，为双勾隶书竖写“青年”二字，在青年二字上方，则是横写的小字“平凉”二字。接下来，是出版日期1940年4月1日。然后是出版社址：望台巷26号。再下来是约稿信息，即《征稿简约》。《征稿简约》信息比较简单，只有三条：

1、本刊欢迎投稿；2、论青年问题，抗战文艺均可；3、本社有删改权。此外，在报尾还有特约撰稿人名单。其中后来任甘肃省会警察局局长郭庄。刊登的文章有《领袖言行》《现阶段教育的意义和使命》《青年问题》《如何才能抗战建国成功》《春》……

抗战时期，日军不仅重点轰炸了甘肃省会兰州。同时，对兰州周围的平凉、武威、天水进行空袭。1939年10月30日，平凉县县长孙振邦给省政府的电报，其中记录日寇轰炸平凉后的惨状。这份电报全称为《平凉县县长孙振邦就平凉遭日机轰炸事给省政府的快邮代电》。

10月30日这天，日寇轰炸机先后两次袭击平凉。当日上午十点十分，第一波轰炸机12架袭击平凉，投掷各类炸弹140多枚。此次轰炸，日寇的主要轰炸目标是平凉飞机场。他们先重点突袭平凉飞机场，投掷炸弹70多枚。然后，重点轰炸平凉城内的政府机关和学校。

其中，平凉县政府是日寇第一轰炸目标，县政府内及周边，遭十余枚炸弹袭击。4枚炸弹落在县政府内。1枚炸弹距离县政府防空洞，仅仅有两丈远。有一枚炸弹落在县政府的另一个防空壕附近，1名犯人死亡，5名犯人轻伤。县政府后门，也未能幸免，炸弹击中防空壕，6人遇难。平凉北门，日机投下9枚炸弹，部分炸弹击中一个防空洞，洞内躲避的四人，被倒塌的防空洞埋压死难。

日寇第一波轰炸，投掷炸弹140多枚，城

内及北门外投弹六十四枚，十二人遇难，6人受伤。

日机轰炸后，人们放松了警惕。谁知，日寇的第二波轰炸来得更猛。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日寇的第二波轰炸机来了。这一波，日寇出动13架轰炸机。平凉飞机场，依旧是日寇的首要目标。

日寇轰炸机在平凉飞机场投掷炸弹80枚。机场人员猝不及防，8人遇难，轻重伤员5人。随后，日寇轰炸机在平凉宝塔城附近投弹数枚，伤3人。

日寇先后两次空袭，日寇共投弹210余枚，16人遇难，14人受伤，126间房屋被炸毁。幸运的是，当时平凉最为繁华的东关一带幸免。

电文中说：“保安队分队长王治安指挥避难人民奋不顾身，竟在壕内被压殉难，情殊可悯，胆勇可嘉。”

平凉中学也遭遇日寇炸弹袭击。5枚炸弹落在校园内，炸毁房屋4间。由于学生疏散的及时，没有人员受伤。或许就是平凉中学的学生在此背景下，创办了这份油印刊物《平凉青年》宣传抗战。

地处六盘山东麓的平凉，踞泾河上游，为陕甘宁交汇几何中心“金三角”，横跨陇

山（关山），东邻陕西咸阳，西连甘肃定西、白银，南接陕西宝鸡和甘肃天水，北与宁夏固原、甘肃庆阳毗邻，是关中原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日寇轰炸平凉显然是为了阻断交通，同时摧毁平凉交易的大宗皮毛等物资。

当时，平凉的文化氛围极其浓厚，因处在交通要道，且直通西安，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冯玉祥的西北军等曾在这里出版物杂志。全省最早的红色报纸也诞生于平凉——

1926年10月，冯玉祥国民军联军进驻平凉，中共北方区执委领导下的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后为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与吴天长、冀明信等随军到达平凉。12月，吴天长、冀明信按照刘伯坚的指示，以国民军和国民党名义在平凉创办《新陇民报》，社址设在西大街万寿宫(今市总工会址)，吴天长任社长，冀明信任总编辑，吸收省立二中(今平凉一中)学生韩庄、刘培华等任编辑、记者。该报是以国民军和国民党名义创办的，报纸初为油印，八开一版，间日刊。这不仅是平凉历史上最早的报纸，也是共产党在甘肃最早创办的报纸。

可以说，这份抗战时期的珍稀油印刊物《平凉青年》，见证了甘肃青年的抗战岁月！

暗夜里的火种：

晚清陕西新闻事业的困局与超越

——《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读后

□张楠

形成了可怕的阅读真空。《夏声》杂志曾悲叹“内地寄件来函，殊属寥寥”，与同期上海《民立报》“积函盈尺”的盛况判若云泥。这种互动匮乏，使得报刊如投入深井的石子，难以激起广泛的思想涟漪。

地方主政者的保守观念则如冰层上再覆霜雪。《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列举了令人扼腕的权力压制：刘古愚的《关学报》因官方不允许而夭折，郭希仁的《普及报》遭“当路不见允”而搁浅，阎甘园《广通报》因倡维新受压而停刊。当粤督陶模以报刊评判作为黜陟官吏的标准时，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却严令《秦中官报》“不准评论朝政是非”。地方官僚的保守与压制，成为束缚新闻事业发展的又一道沉重枷锁。

然而即便在如此困局中，陕西报人依然以生命为薪，点燃启蒙之光。张治平为《夏声》呕心沥血，生命垂危仍牵挂未竟的稿件；于右任揭露贪腐遭诬陷入狱，出狱后依旧笔耕不辍；郭希仁力倡“舍家为国”，荡涤旧俗，为祖母简单理丧后立即投身报业发展。这些先驱者如寒夜举火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下，执着地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价值。他们的努力使陕西“舆论空气逐渐活跃”，学堂师生逐渐认识“自我的权利”与“旧式官僚的专制”，最终促成“蒲案”中教育界联合报刊的激烈反抗。这种由“道德的转向务实”的，由“地方的转向国家、民族”的艰难蜕变，正是现代性在西北大地上缓慢而坚韧的萌蘖。

实际上，《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所

揭示的，远不止一省一地的报业往事。它是一面映照落后地区现代化困境与出路的一面镜。它精辟指出：“经济不发达省份，要想在新闻事业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而这两者中最重要的是观念。”历史昭示，物质的匮乏固然可畏，但观念的桎梏尤为致命。陕西报业先驱在极端困境中的开拓与坚守，恰恰证明了人的观念觉醒与主观能动性在突破历史困局中的决定性力量。

晚清陕西新闻事业的荆棘之路，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的缩影。那些在双重洼地中挣扎前行的身影，不仅为陕西点燃了现代思想的火种，更为所有落后地区提供了超越困境的宝贵启示——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战场上，唯有持续的观念革新与不懈的奋斗，才能最终熔铸一个崭新的时代。

荆棘虽密，火种不熄；困局虽深，超越可期。这正是历史深处那份最珍贵的馈赠——它提醒我们，纵使在“洼地”之中，人的精神力量依然能够凿开冰层，让变革的溪流在贫瘠之地不息流淌，最终汇入无可阻挡的现代性洪流。

（本文作者张楠，系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晚清陕西新闻事业发展史》一书于2023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余亚莉，女，中共党员，系甘肃平凉人，200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

张良臣先发制人，首先出城挑战，被明军打败。围城两个月后，7月19日，为了声援张良臣，盘踞在宁夏的元军将领王保保亲自率军向庆阳扑来。得知消息，徐达派右丞徐礼在董志原北部的驿马关驻守迎战，同时在庆阳城东南西北四面派兵迎拒。元兵虽然一度攻陷涇州，但最终却不敌明军，兵败逃走。围城在继续，因为庆阳城中粮草储备充足，且有鹅池洞自备水源，因而久攻不下。面对僵局，朱元璋命令驻守北平的大将常遇春前往庆阳，配合徐达攻城，兵行至今河北赤城县西柳河川，常遇春突患重病去世。朱元璋再令偏将李文忠带队继续前往庆阳，兵行至太原，适逢元军又进攻太原，晋北形势危急，李文忠只好回师救援大同，未能及时西进。围城三个月后，庆阳城中出现断粮的情况，徐达认为时机已到，8月21日，总攻开始。张良臣率兵向东突围，被顿时围堵；又企图从西门突围，被冯胜率军击退。张良臣的部将姚晖和熊左臣、胡知院走投无路，便打开城门迎接明军，徐达率军从北城门进入庆阳城。张良臣父子欲投井寻死，被士兵吊出后斩首，其心腹200余人也被悉数诛杀。

长达4个月的庆阳攻城战终于告罄，见庆阳失守，盘踞在宁夏的扩廓铁木尔向北逃回漠北草原。至此，西起六盘山东到子午岭的整个泾河流域全部得以平定，包括陇东地区在内的整个陕西全部纳入明的版图。

民国期间和洋人做生意的平凉富商

□邱广平

民国时期平凉富商白有谦先生在上海入股美国德士古煤油公司，经营“洋油”生意，扩展并掌握了在陇东的代理销售权。

德士古公司（Texaco）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之一，也是“西方七姊妹”成员，在全球石油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历史可追溯至1902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成立时名为得克萨斯公司,1959年改为现名。公司成立初期便展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1903年在盐湖发现大油田并兴建首座炼油厂,1928年销售网点已遍布美国48个州,成为当时美国首家在各州均有销售活动的大公司。30年代开始向国外扩展,1936年与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各出资50%成立加德士石油公司（Caltex Petroleum Corp）,业务迅速覆盖全球55个国家。1919年起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地设分公司及分支机构,向中国输出煤油,是近代中国煤油市场三大外资巨头之一（另两家为美孚、亚细亚）。

白有谦出生在平凉杜家沟村的一个回民家庭。兄弟六人，老大白有文，字廷章；老二白有明；老三白有谦，字受三；老四白有德，字仁轩；老五白有学；老六白有翰，字子林。白有谦在家中排行老三，人们习惯叫白受三。兄弟六人除了老五早亡，老二白有明是平凉著名阿訇念外，其他四人都从事商业贸易。

文茂祥商行由白受三与杨茂林在民国初年合伙创办，初期以经营京广杂货为主，后白氏独自经营并扩大规模,逐渐垄断陇东地区的京广洋货贸易,涵盖时装、毛呢、绸缎、化妆品、首饰等高端商品。其商业版图扩展至西北各省及武汉、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形成连锁经营网络，成为民国时期回族商业“大商人规模经营”的典型代表。

据记载，民国初年平凉文茂祥与索兰载等4家商行共有骆驼120峰，至民国28年（1939年）平凉骆驼总数达400多峰，其中文茂祥的驼



图为德士古煤油公司分经理标识。

《泾河传》之五十：

马莲河畔：徐达鏖战庆阳府

□景颢

3700—4000年；皇城3500米，相传为西周天子祭祀先祖所筑；田家城4500米，又称驸马城，相传为周祖驸马所筑。现在我们看到庆阳古城，经过宋元明清几代的加强和升级，依然雄伟壮丽，堪称“活着的千年古城堡”。

我终于明白了600年前明初庆阳攻城战打得那么艰苦的原因：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将军徐达，在庆阳城下却踟蹰不前，束手无策，明廷调度全国军队，耗时120多天，还搭上名将常遇春的性命，付出惨重代价，最终才得以破城！

1368年，40岁的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登基时，元大都还在蒙古人手里，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依然有元兵的残余。为了廓清局面，夺取最后的胜利，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虜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同年7月攻入元大都，元朝的统治宣告结束。在西北地区，元将李思齐总领关、陕、秦、陇诸路大军

10万余人，总部驻扎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凤翔，其所控制的区域西至吐蕃，东到商州，南至巩头，北到环庆，整个陇东地区全都在其掌控之中。在明军的进攻下，元军节节败退，控制区在不断收缩。驻守山西的元将扩廓铁木尔从山西退到宁夏，觊觎庆阳，与李思齐互相争斗，抢夺地盘。进入8月，明军逼近陕西，李思齐从凤翔退据庆阳。

1369年3月，徐达带领的明军进入陕西，李思齐退出庆阳，取道临洮，向西进入青藏高原，留守庆阳的是元将张思道、张良臣兄弟。张氏兄弟倚仗着庆阳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加之城中有自备水源，驻兵骁勇，粮草充足，因此决心负隅顽抗。明大军压境，从四面向庆阳城包抄，张思道看到西逃的路线被断，于是北逃宁夏，留下自己的弟弟张良臣防守庆阳。针对敌情，徐达采取迂回战术，先率兵西进，4月攻取陕西，再一路向西翻越陇山天堑，攻克秦州、巩昌及临洮、兰州。随后，折兵东返，

沿北线向东推进，先占领会宁和静宁。5月4日，徐达带兵从开城出发，出三关口，至平凉，平凉百姓闻讯大开城门，牵羊端酒，夹道欢迎。

和平方式取得平凉后，西北地区只剩下了庆阳城，成为元末留在陇东大地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徐达亲自指挥明军向庆阳推进，5月8日，张良臣假意投降，徐达派右丞薛显带5万人前去庆阳城受降。5月18日深夜，张良臣突然降而复叛，同时派兵偷袭明军大营。面对突发情况，徐达分析研判庆阳城的守防形势，认为攻取庆阳肯定是一场硬仗，于是制定了先廓清四面，最后合而围之、聚而歼之的策略。徐达首先调兵遣将，派俞通源攻打庆阳的西路，派顾时攻打庆阳的北路，派傅友德攻打庆阳的东路，派陈德攻打庆阳的南路，切断庆阳与四面的一切通道，使庆阳城成为一座孤城。接着徐达亲自率领大军直逼庆阳城下，从四面将庆阳城团团围定。期间，